翠袖乾坤 連盈慧

異地開花的中文

面書通常只會闖進同聲同氣的陌生人，那天「訊息」中竟然出現一個泰文名字，點擊後即時閃出一句中文：「可以做朋友嗎？」接受了他，細看個人簡介，原來是個長相清秀的小男生，十七歲。問他：「你懂中文嗎？」回答「是」，那就引起好奇心多問幾句：「學校有教中文？」

回答「是。學校設有中文課，教簡體也教繁體」。說他父母都喜歡中國，他自己也打算畢業後到中國工作。

要交中國朋友的原意也就明白了，才相識，還沒深入交談，可是已覺得這個好學的泰國少年多可愛。

從而聯想起好幾個身邊朋友移民和留學外國的兒女，移民朋友的女兒A和另一個朋友在英國留學的兒子B，同樣都是十七歲，閒談時AB家長提及他們的兒女不懂中文，就令我感到有些意外。A由於自幼聽慣父母外語交談，連自己母語都說得不好；B入讀國際學校後，幾乎連自己的中文名字都寫不出來。奇怪是兩個家長似乎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可是什麼時代了？上世紀，我們聽過「竹升」的故事，是諷笑當年有些移民外國的下一代，中文外文都說得不好，像「竹升」一樣兩頭不通，今時今日，這樣的年輕人還存在，還不跟時代大脫節！

過去，外文好，中文欠佳，一紙外國文憑來到香港還算寵兒，甚至那句「我不懂中文」也成了身份象徵；今日「我不懂中文」怕會成為笑話了。數年前，看過一則新聞，某家在港外資大行欲晉升某高級職員到內地的公司當行政總裁，最終就因對方的中文不濟而落選。試向各大機構查探一下入職條件，看看外文一百分、中文欠通順的，跟精通兩種語文的入職機會佔了多少百分比？近年回流風氣日盛，別說外國華裔學生畢業後未必容易在外國找到工作，就算是外國大小機構，近年也都順應時勢，需要他們黃臉孔的員工懂中文。

真不知道國際性聚談時，看到不同國籍的朋友中文說寫好過自己，我們的留學生會不會感到尷尬，同時他們的家長又會有什麼感想。

海闊天空 蘇狄嘉

重訪秘湯

已接近三年沒有去日本東北泡溫泉了，一直心思思掛繫着那兩個令人一試難忘的隱世秘湯！

「不老不死溫泉」位於青森縣最西端的黃金崎，是面向日本海的溫泉。此溫泉是緊靠日本海海岸線的戶外露天溫泉，為富含鐵分的赤茶色泉水。游離碳酸的含量非常高，即便是低溫泉水，在入浴之後也會覺得身體暖洋洋，泉質也公認是水平非常高。溫泉位於白神山地的山麓，是一處可以欣賞大自然景觀的奢侈的泡湯之地。

三年後重訪，黃金崎不老不死溫泉風采依然。搭乘JR五能線白神號列車沿日本海岸行走，爭取時間趕及黃昏抵埗，晚飯前先入浴，還可以邊浸海泉、邊賞日落！一泊兩食的夕食是摯愛的海鮮餐，新鮮鮑魚、海螺、鯛鍋、燒鱒、本鮪、海鮮丼……，甜品是青森蘋果雪糕，吃得抱着肚子還要繼續吃下去！

在一片櫻吹雪下抵達秋田縣的小京都角館，幸運地竟也找到檜木內川堤上最後一棵仍然滿開的染井吉野櫻、樺細工承傳館內知名的八重粉紅枝垂櫻仍然滿開、而在御手洗旁的枝垂櫻，不知是否得到特別照料，竟開得異常燦爛！

自從九年前初訪「乳頭溫泉鶴之湯」至今，已是第六次造訪。每趟離開時都會問自己，長途跋涉兼超難訂房，值得嗎？但還是一次又一次！

有接近五百年歷史的乳頭溫泉鶴之湯隱身秋田縣深山，至今還是接收不到手提電話訊號，遑論WIFI和流動數據。這裡的溫泉是白湯，環境古樸幽雅，實在吸引。一泊兩食吃的都是秋田山野食材，野芋鍋、烤魚、烤菇菌番薯、野菜漬……，卻吃得津津有味。

隔年重訪這兩個秘境溫泉，乃此趟依依不捨離開前的心願！

琴台客聚 孫浩浩

做個有質素的公民

近日社會爭拗不絕，政治升溫，我未敢向角度。

在政治爭拗中，最可笑的莫過於一些網上的抹黑文章，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作家李純恩及沙田呂明才小學校長黃潔蓮，都先後被人冒名在網絡發表文章。當中黃潔蓮曾支持開設國民教育科，今年七一獲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完全不像會去參與遊行抗議之人，不過冒名的文章仍然在網上瘋傳。

此外，網上更流傳一個「7.1遊行派錢單」訊息，詳列七當天遊行的派錢項目，例如：穿白衫（$100）、大叫口號（$200）、胡椒射眼（$500）、有份堵塞立法會（$500）。可是，當天大會呼籲參與遊行人士穿白衣，那豈不是人人有錢收？會有這麼笨的人白白送錢給人嗎？而當日的行程完全不經立法會，誰會去堵塞呢？縱然漏洞百出，可是網民還是不假思索，照樣轉發開去。

有一則更誇張的，有網民上載了一張勞工處招聘啟示的相片，行業：遊行業，名稱：反對（或支持）政改遊行，薪酬：日薪$200-$500（視乎角色而定，如大嗌口號，底薪+20，X人老母+80，苦行+30，衝擊警察+500（須自行承擔後果），資歷：中三程度，無須經驗，良好粵語（懂粗口）刻苦耐勞，性格夠寸夠惡，自以為是尤佳。看到這裡，你都無理由會相信這張相的真確性吧！可是，上載這張相片的網民卻寫上：有朋友早前在勞工處見到，希望不是真的。天呀，你曾幾何時見過勞工處的招聘廣告會出現就應該容納不同聲音，但最重要大家的行為應該要君子一點，一味的謾罵，就顯得很無教養；冒充別人的名義，意圖抹黑，行為卑劣；收到訊息，不去求證，不加思索，就胡亂轉發開去，就更顯幼稚。

我想市民也同樣需要提升質素，不要樣樣都照單全收。

在政治上有不同觀點其實並無甚麼不妥，民主社會絕對的奸。不過，當我們長大成人，來到廿一世紀，《黑魔后》向世人揭示了其成魔之路，其實黑魔后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背後有個可悲的動人故事，凡事都該多看一個

百家廊 蒲繼剛

襄陽護城河邊漫步

在湖北襄陽生活了四十多年，如果外地人問我襄陽最好最美的地方在哪裡？我會很自豪地告訴他，襄陽最好的地方是那從秦巴山區奔瀉而來的漢水，漢水沿岸的美麗風光。那一江碧水，繞襄陽城而過，清澈而美麗，襄陽便有了「十里青山半入城，一江碧水穿城過。」的美名。

而襄陽最美的地方則是襄陽護城河邊。襄陽護城河位於襄陽市襄城區，長5060米，最寬處達250米，平均寬度180米，面積91萬平方米，為亞洲最寬最長護城河。如果說一江漢水是襄陽城市身上一條美麗的玉帶，護城河則是襄陽城市身上金光閃閃的項鏈。

襄陽護城河的水源主要來自於漢水。一江漢水與襄陽護城河連在一起，環繞着襄陽城，使襄陽城三面環水，一面靠山。在冷兵器時代，這麼寬，這麼長的護城河，加上高大、堅固的襄陽城牆，如同人造「天塹」，拱衛着襄陽，也拱衛着南中國，並雄視中原。歷史上，襄陽發生的大大小小戰爭共有200多次。我不知，在這襄陽護城河邊的廝殺又有多少次？有多少血雨腥風、槍林彈雨、金戈鐵馬的故事在這裡演繹。漫步襄陽護城河邊，望着那古老高大的城牆，碧波蕩漾的護城河水，常常讓我沉思、發呆。

在中國大地，逐鹿天下，則要爭中原，而爭中原，則要爭襄陽。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說：要得到襄陽，則要征服襄陽的護城河。清朝著名學者顧祖禹在他的《讀史方輿紀要》一書中說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而襄陽的重要，正因為它是南北交通要道，「南船北馬」之地，物產豐沛之都，兵家必爭之要衝。襄陽城三面環水，一面靠山。有了襄陽護城河的庇護，襄陽城池才如此堅固，便有了「鐵打的襄陽」之稱，可見襄陽護城河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

襄陽歷史上歷時最長、戰鬥最殘酷的一次戰役是南宋末年的元、宋襄陽大戰。這場戰爭發生在公元1267年至公元1273年，襄陽軍民依托襄陽護城河，古城牆，持續守衛襄陽達6年之久。因為有襄陽的拱衛，南宋小朝廷依然能偏安一隅，歌舞昇平。但苟安，不思進取的政權畢竟是不會長久的。1273年，襄陽的外圍樊城失守後，襄陽失去依托，元軍渡過護城河，攻破襄陽城。

襄陽城失守，南宋的國門洞開。元軍一路南下，勢如破竹，江南大片土地失陷。1276年，元軍攻下南宋都城臨安，偏安的南宋王朝崩潰……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多少次，我漫步襄陽護城河邊，漫步在這厚重與苦難的歷史中，卻無法笑談。多少故事隨風而去，多少風流都被雨打風吹去，襄陽護城河依然那樣美麗。

襄陽護城河河面寬如湖泊，碧波蕩漾。護城河邊上，風光旖旎，垂柳依依，這是襄陽城中最美的地方，無論在清晨，無論在黃昏，無論是春夏，無論是秋冬，這美麗的護城河，都流動着迷人的音韻。但你要問我襄陽護城河一年中的什麼季節最美，依我看，四月至五月的襄陽護城河邊，是一年中最美的季節。那時的護城河河面上漂動着許多遊船，男女老少，紅男綠女泛舟在河面上，人們和着春天的呼吸，盡情地蕩舟、歡笑。護城河邊的垂柳，是春天的豎琴，南歸的燕兒是豎琴上飄揚的音符，這音符在春天的空氣裡或上下翻飛，或舒緩流淌，或急速穿梭，彈奏出古城襄陽最美麗的樂章。

有一段時間，我在襄陽市裡學習，那正是四月末的暮春時節。在四月的黃昏裡，我總在襄陽護城河邊漫步，就這樣漫無目的地走着。護城河邊小巷深處的閣樓上，總是傳出悠揚的琴聲，傳得很遠、很遠。我就這樣一直走着，走到漢江邊，走到月上柳梢頭。美麗的襄陽護城河與漢江聯成一體，也從黃昏的金色變成了月光下的銀色。銀色月光下的襄陽護城河與漢江相偎相依，美麗而寧靜。漢江邊，春水、沙洲，沙洲上搖曳的蘆葦和柳樹，在銀色月光下現出一層朦朧的美麗。我依然這樣一直不停地走着，又走到護城河邊的古城牆下。星光下的護城河、古城牆巍峨、壯觀，護城河邊上，青石板鋪成的街巷裡，婀娜多姿的襄陽少女在流光溢彩的街巷裡穿梭……

戰爭的硝煙已經遠去，爭鬥中流淌的鮮血已經凝固。人們享受着安寧與幸福，追求着世俗的快樂與富足。

望着相偎相依的襄陽護城河與漢江，我常常想起關漢卿在雜劇《關大王（關羽）獨赴單刀會》中的一段唱詞：「這也不是江水，這是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幾千年來，襄陽護城河流不盡的是多少戰爭頻仍的英雄血？我不想唱金戈鐵馬，更不想唱英雄，唱英雄血！我只是想這片河水，這片土地，幸福、寧靜、快樂、安詳。因為越來越多的人知道：需要英雄的時代，是悲慘的時代……

■襄陽護城河。 網上圖片

七嘴八舌 小臻

新聞自由與新聞沉淪

每年七·一上街遊行人數都出現不同版本，究竟誰報大數？誰報細數？都可以各自解讀，但奇怪的是香港一些傳媒總編都明知某個數字誇大的，都照樣用來做標題，真是還有資格講自己客觀公正報道，新聞有公信力？點解不用學者做的調查結果呢？學者平日做的特首和政府官員的民望調查，出來結果他們就照單全收引述，遊行人數卻愈誇大愈好？

其實傳媒高層不會那麼低水平，不知接近真相的數字應該是哪一個版本，是大家都怕蝕底？因為第二天人人都標五十多萬人，你寫十多萬就不夠吸引人，甚至會害怕不跟主辦單位口徑會被極端人士指摘，被標籤？所以集體沉淪，齊齊報大數。

新聞機構的老闆是否要反省一下？能否給總編輯一些真正的自由空間，給他們一些追求真相的支持和信心，容許他們「與眾不同」。

坦白說在香港辦報的人都不會寄望賺大錢吧，不是為了某種目的，就是基於追求公義理想或社會責任感，既然如此就更應該有社會責任要做公正的報道，一定有人寫五十多萬人，也有人寫警方的數字九萬多，若沒有政治立場的商業媒體為甚麼你們不可以寫十多萬的數字？贏取公信力是靠大是大非面前的行為做法能否公正。

最奇怪是香港記協主席說香港新聞自由目前最黑暗的時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壓，如果是真的話，那就點會有人人明知錯的數字都可以大字標題登在報紙上，嚴重侵犯別人私隱的報道依舊常存於雜誌與報章。

商業機構不在某張報紙落廣告就睇成政治打壓，那是否表示你也認同這一份是充滿政治成分的報紙？所以受「打壓」。香港許多報紙、雜誌也長期沒商業大品牌的廣告，豈不是要申訴長期受歧視？落廣告目的是宣傳推廣產品，有些公司放棄你，有可能因為不再認同報章的做事方法，不認為在你這媒體落廣告會有他想要的效果。如果你仍然有助他們銷售產品的，他們怎會不落，做生意的人最面對現實，賺錢行先，其他容後再談。商業機構有政治考慮是正常，但不代表打壓咁嚴重吧。

記協說成官員發表網誌目的純為避傳媒監督之說法未免片面了吧，以目前傳媒生態，官員難避開監督，筆者估計政府官員喜歡在網誌上發表文章，是因為經常發生發言被各大傳媒「各取所需」，自己想表達的意思未必能登出來的例子，這樣倒不如自己寫。正如現時藝人「出事」需要澄清，拍拖結婚離婚消息都流行在自己微博上宣布，文責自負，有文為證，向公眾交代了，也不算壞事。這比人失蹤，不做任何回應有品。

記協本身立場都雙重標準，不客觀，哪有資格抗議別人如何如何呢。行內人都知邊間媒體的人最愛「製造」新聞，最愛圍攻別人言論的，又不見他們去譴責一下。特首女兒的言論自由擺明受到圍攻，用「語言暴力」傷害她，換了是「泛民」中人的女兒他們肯定會出聲。

從事新聞工作的人都知，行內人最喜歡追當事人畀澄清證據，許多中外新聞來源，或澄清證據都透過游說當事人畀料的，政客、商人、名人、明星都常做了。特首家人應傳媒要求發張相出來證實女兒情況不是一些媒體渲染的那麼嚴重，與新聞界極熟絡的講師沒理由大驚小怪，撰文評論時辛辣地批判，竟用到「虎毒不食兒」那麼苛刻的字眼又是否合適？眼見女兒已經心靈受傷了，還要俾人如此刻薄批評，特首EQ高可以承受得到，夫人承受不住要反駁，保護家人比所謂的公關儀態重要。很同情特首家人。

講師雖然可以對政治人物「高標準要求」，但也應該人性化去看問題，「筆」真的能殺人呀！

隨想國 興國

離譜隨想

那一天，港鐵火炭站外因為工程不小心挖破了鹹水管，水花飛濺，濺濕了港鐵架空電纜的電線，導致東鐵服務受阻達二小時，令前往沙田的乘客大排長龍。在又熱又擠逼的人龍裡等候的人，有的大罵，有的就說真是離譜，更有人表示，何止離譜，簡直是離晒大譜。

離譜這兩個字，朋友問我離的是什麼譜？是曲譜嗎？離晒大譜，即是荒腔走板嗎？荒腔原來是京劇聲樂的用語，專指那些音調不準，唱起來低於調門的變音。走板，也是指音調不準，不合板眼。照這樣的解釋，離譜，真的很像是這個意思。

但實際上原來的離譜意義，並不是指離開了音譜。因為有很多歌唱家，就喜歡不依音譜來唱出個人風格，還比原創的更動聽。

譜這個字，當然有作曲和曲譜的意思，但原始的意義卻是依照事物的類別或系統作出的記錄，即是說一切都有規矩和標準。離譜，就是離開了標準和規範。

我們認為港鐵的標準和規範是什麼？當然是車子準時到達。所以超過了認定的時間車子還不來，就是離譜。不過，這次港鐵的意外，不是出自港鐵本身，而是煤氣公司挖路的不小心。挖路有挖路的準則要遵守，不依循準則辦事，才會導致鹹水管的挖破，這也是離譜。

所以港鐵被市民罵離譜，事實上不是自身離譜，而是另有公司離了譜。所以責備別人，也不能責備錯了，不然罵人離譜卻原來自己也離了譜，那才真的是離譜。

人生之中，這樣離譜的事，你曾經有過嗎？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動物巡港的啟示

環保早已不是一個熱門議題，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作為地球一分子的人類如何實踐環保呢？或許是人類的環保意識還不足夠，如今則勞動動物們親自上陣。

像目前正在香港新創意地標——中環PMQ元創方舉行的「千六熊貓遊香港．創意×保育」巡迴展即其一，這個由法國藝術家Paulo Grangeon和世界自然基金會合作的項目，以回收廢紙手工製作熊貓雕塑，旨在引起人們對熊貓的關注，千六這個數字也是在世熊貓的估計數目，反映保護和拯救這種國寶的迫切性。

無獨有偶，另一群動物大使也將於下月初「訪港」，那是由太古集團贊助的「大象巡遊」。這項活動乃由一對荷蘭父子Marc和Mike Spits創辦，他們八年前在泰國清邁遇到一隻腳斷了的小象Mosha，看着她痛苦的樣子，覺得只是捐點錢不足以照顧牠以後的生活，何況Mosha只是冰山一角，而亞洲大象被人類獵殺或打傷的現象日益嚴重。為了促請世人對這種瀕臨絕種象群的關注，遂決定以大象巡遊城市的方式喚醒人們的保護大象意識。

首次展覽於零七年在其老家的鹿特丹舉行，並很快得到知名藝術家和社會名流等的響應和合作，發展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大象雕塑藝術展，每年在一個主要城市舉行。今夏，逾百件仿照初生大象尺寸及形態製作的雕塑將進駐該集團旗下商場，展後約二十件大象雕塑將進行慈善拍賣，所得收益撥捐亞洲大象基金會，以支持今後的大象保育活動。

再聯想到去年搶走特區名人「鋒頭」的「橡皮鴨」，同樣由荷蘭概念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創作，這隻金黃色的鴨子只乖乖浮在海上，就贏得當時情緒低落的市民的心。因為藝術家借助鴨子傳遞「不分國界、不歧視人」的友好和平信息。

值得深思的是，這些以動物為媒介宣傳環保意識和正能量信息的發起者或藝術家，都以西方人為主，而他們要保護的卻是跟我們亞洲人朝夕與共的動物。這也讓我想到近年日益富裕的中國商人和藝術家們，在賺取了一世無憂的財富後，有沒有想過如何回饋國際社會？像這類結合了環保和創意的普及性活動，既豐富市民生活，也贏得世人尊重。